

历史文化书系

畸形

的

租

界

时

期

的

上

海

陆其国 著

JI XING DE FAN RONG

繁荣



百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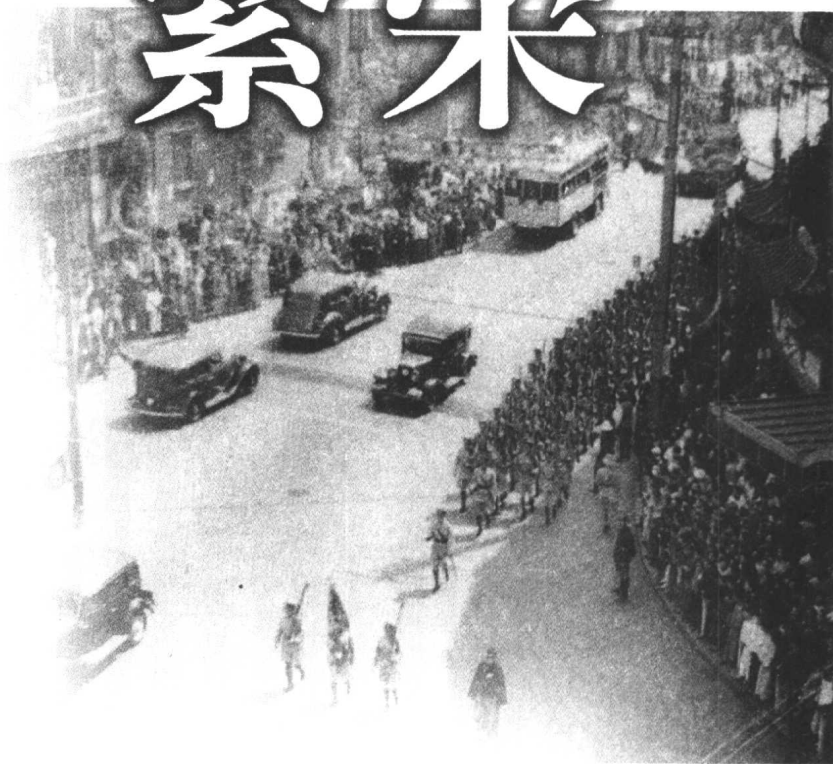
历史文化书系

畸形繁荣

租界时期的上海

陆其国 著

JI XING DE FAN RONG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陆其国著. —上海：
百家出版社，2001.5

(历史文化书系)

ISBN 7 - 80656 - 322 - 9

I . 畸 ... II . 陆 ... III . 上海市 - 租界 - 史料
IV .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048 号

丛 书 名 历史文化书系
书 名 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
作 者 陆其国
书系策划 姜逸青
责任编辑 姜逸青 丁翔华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6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14000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60 册
书 号 ISBN 7-80656-322-9/I · 351
定 价 25.00 元



自序

这本有关上海近代历史叙事与思考的《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问世之际，躬逢阳光灿烂的21世纪欣然到来。这样的巧合，对本书作者来说，深以为是一种荣幸。

《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是一本用文学文本讲述上海租界历史的书；从体例上说，它也许更接近于长篇历史纪实文学。全书差不多涵盖了整整100年的历史。100年的时间落差，固然可以消解许多岁月形成的隔膜，但曾经凝于其间的生命中的悸动和焦虑，萎靡和飞扬，压抑和贲张的历史印迹是无法切割的。一旦想到这一点，即使今日伫立在纵歌欢畅、逸兴遄飞的黄浦江畔，我心里依然会陡生一种茕茕孑立的苍凉感。有几次，当我的思绪从对租界时期的上海的钩沉梳理中回到现实，看着眼前如织的游人神情悠闲、怡然自得地从身边走过时，我往往会更真切地体味到一个集骄傲与屈辱、繁荣与畸形于一身的上海的沉吟，觉得从中传达出了黄浦江从昔日摇曳的芦苇丛发出的喁喁私语，到今天看着高楼林立所流露出的旷世感慨。

也许，正因为我心里有着这样的情结，所以，当2000年初夏，百家出版社姜逸青先生和丁翔华女士向我约稿，希望我能写一本讲述租界时期的上海历史的书稿时，我几乎没有多加考虑就答应了下来。姜先生和丁女士告诉我，必须要以历史为座标，用文学的笔触，文化的视角来写作这本书，因为写上海的书此前已出了不少，再出就一定要有新意。

我得承认，这样的要求正契合我的心思。我隐隐有一种预感，以这样的叙事手法写作这本讲述上海租界历史的书，即使新意不以多寡论，至少也不乏探索价值。而对于一个写作人来说，再也没有比探索着更使人激动更使人兴奋了。用简练雅俗的文字，演绎错综复杂的历史（尤其是租界时期的上海历史），但愿它的可看性对有兴趣认知上海的昨天的读者，会有所帮助。

当然，我一点也不否认写作这本书是对自我的挑战。但是毕竟文学我所爱，历史亦我所爱。1992年和1994年我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两部以中国近代史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偷看战争》与《愤怒的睡狮》，可以说即喻示着鱼与熊掌我欲兼得。只是近年来，我似乎已更钟情于历史纪实文学与历史文化随笔的写作，这样的写作过程，除了文学根底以外，很大程





度上还仰赖于写作人对史书和史料的阅读和甄别、天长日久的点点滴滴的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生发的思想。多年来，当我以一颗甘耐寂寞之心孜孜不倦如此做着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实际上已于不经意间，给我今天写作《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这本书，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一星期过后，我先拿出了《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一书的内容提要 and 写作提纲。很快获得了通过。接着，出版社要求我先写出一个章节，这一章写出后也很快得到了认可。

这时候，我的情绪已完全沉浸在了租界时期的上海历史氛围中。

在夏日火热的空气下，在不到九平米的书房中，拥着一台电脑，伴着上万册藏书，我在100年间的昔日租界上海作了一次既艰苦又愉快的精神漫游。当这个夏季快要过去时，书稿也终于完成了。我这才得以抬起手，轻轻抹了把脸上的汗水，长长地吁出口气。

感谢这个难忘的夏季，我在这个夏季里伏案挥洒了我劳作的汗水和艰辛的思考，夏季则用《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一书慷慨赠我以难忘的收获。为此，我也要感谢姜逸青先生和丁翔华女士，因为他们，才使我在一跨入21世纪，即欣悦地有了这样一份收获的机会。

当然，与此同时，我也要感谢那些我在写作本书时，所参阅的一些著作的作者和学人，以及那些为本书增色不少的大量老照片的蒐集者及拍摄者，尤其是前者，本书写作有不少地方援用了他们的成果，关于这，我已在不影响全书体例风格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在行文中作出标示。

在此，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郭瑜。我能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写出这本书，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她对我的全力支持，使我在家里得以心无二想地沉浸于写作之中。

诚然，我不想掩饰在自己的第一本专著中，完全可能出现的谬笔和有待补正完善之处。即使就上海租界时期的史事论，限于篇幅和体例，本书也不可能做到“一体关照”，所以对于有些史事，我就只能以图照昭示一二，比如“四明公所事件”、“救助犹太难民”等等，其中的疏漏之处，也就在所难免。但是不管怎样，我都将万分珍惜和感谢任何针对本书的批评匡正，因为我深信，这样的慷慨赠予，一定会使我得益匪浅。

陆其国 2001年元旦于上海





目 录

第一章 钟情	1
第二章 启端	11
第三章 胜败	25
第四章 表象	39
第五章 故伎	51
第六章 比照	65
第七章 黑幕	77
第八章 诞生	89
第九章 硝烟	101
第十章 传播	115
第十一章 颠覆	127
第十二章 崩塌	137
第十三章 前景	149
第十四章 血性	165
第十五章 屈服	179
第十六章 还地	195



第

一

章

钟情

作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林赛对上海的钟情，实际上也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上海钟情的开始。只是当时大多数人还不会，也不可能知晓掩隐在这种钟情后面的，却是血腥和劫掠。就像上海县城的老百姓们看到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人脸带微笑地和他们打招呼时，决不会想到，正是这几个西方人在上海的出现，不久会给他们带来一场灾难一样。



苏州河、黄浦江汇合处1900年的景象。



钟情总是有缘由的，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乃至对事，这应该是通识。正因为想到这一点，我不由心生诧异，诧异于还在240多年前，即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弗里德利奇·毕谷就已郑重建议英国政府将进取的目光瞄向上海，他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是，上海这块处女地一经开发，日后可以成为对华北通商的枢纽。

要知道，当这个叫弗里德利奇·毕谷的西方人充满自信地说出这番话时，他还没有到过上海。一个没有到过上海的异国人，却能一语中的道出上海未来的趋势，这种超凡预见，确实有理由让我们对他刮目相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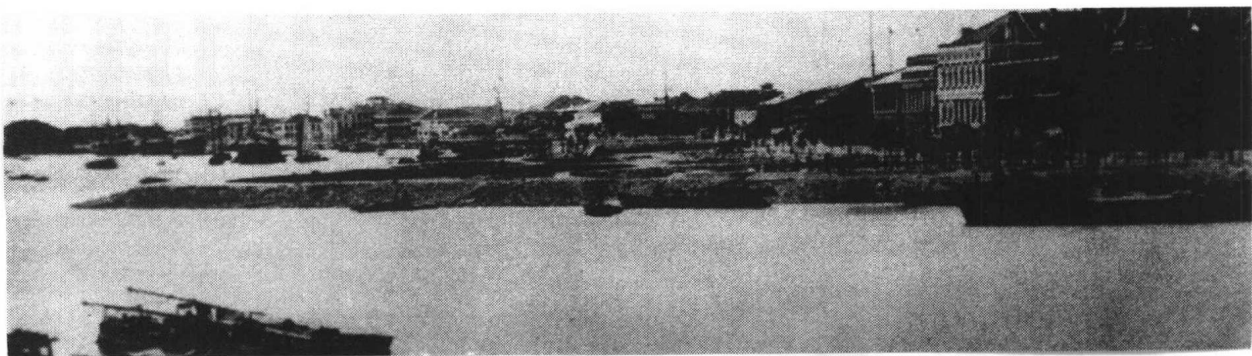
那么，弗里德利奇·毕谷钟情上海的缘由何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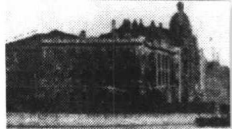
如果细加考察，我们还是不难找到其中的某些端倪。比如，弗里德利奇·毕谷曾受公司派遣，负责处理广州港的商业事宜，另辟新的通商口岸；而且他还先后管理过“奥古斯塔”号和“玛丽公主”号两条船，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到过广州、宁波。在此过程中，弗里德利奇·毕谷有机会接触到上海商人。正是通过与这些上海商人的交往，弗里德利奇·毕谷对上海有了一定的认知。

然而，不知是由于弗里德利奇·毕谷所提建议本身有缺陷，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总之，英国政府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在弗里德利奇·毕谷提出这一建议后，整整过去了30年，依然缺少憬悟。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英国政府为达到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特派遣卡斯卡特来中国谈判。此番来华，卡斯卡特还怀揣一项政府指令：“如果中国皇帝允许划给英国一块地方，在确定地点时，应特别注意……靠近上对华茶的出产地——大约北纬27~30度之间。”

读到这项英国政府的指令内容，我特地找出世界地图查了下，结果发现，

19世纪50年代的外滩。其时黄浦江与吴淞江下游汇合处南面的浅滩刚刚形成。





日本领事馆看去一切是那么宁谧，但谁都知道，这里和风平浪静无关。

北纬27~30度范围内有宁波、舟山，却不包括上海，位于北纬30度北面的上海，没有留住英国执政者的视线。

卡斯卡特结果死于来华途中，中国之行可谓半途而废。又过了6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又派遣特使来华，这个人就是到了中国后，中国皇帝坚决要他行跪见礼才肯接见，而他则坚持不愿，因而引起一番争执的马戛尔尼爵士。此人是代表英王统治印度的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的硕士，也是位外交家；与他同行的公使斯当东，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法学博士，他曾经还获得过另一所大学的医学硕士。关于此番出使，他后来写出了一部洋洋四五十万言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详尽地描述了此次中华之行的经过。但即使是这次马氏来华，要求增辟的也还是宁波、舟山、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希望得到临近珠山(即舟山)的小岛屿，或是靠近广州的某处地方，以供英国商人居住。这表明，37年前弗里德利奇·毕谷向英国政府提出的进取上海的建议，根本没有激起回响。至此，可以说，弗里德利奇·毕谷对上海的钟情，在时间上，大大领先于英国政府。

但尽管这样，从马氏所提要求中，却透露出了英国政府在鸦片战争后开口通商、设立租界的思想萌芽。只是这一段时期，英国政府在外交上可谓迭遭败绩——

先是马戛尔尼的要求遭到清政府严辞驳斥：“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界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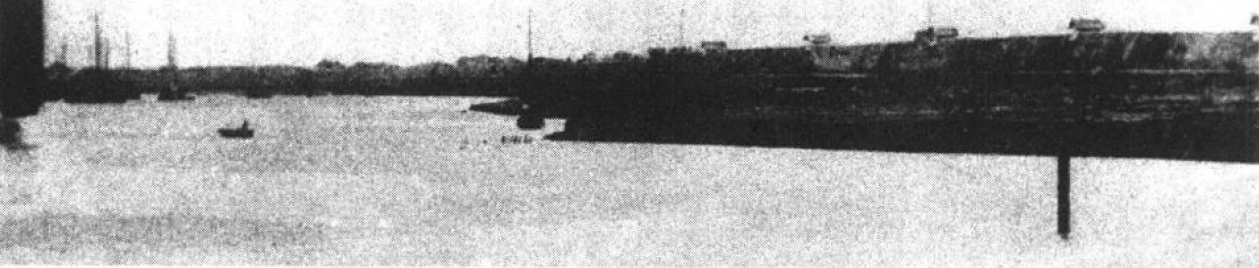
接着，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政府再次派遣阿美士德来华谈判，谋求建立与清王朝间的直接政府关系。阿美士德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此行的结果比马戛尔尼还要惨，傲慢的中国皇帝不仅不欢迎他，甚至都懒得见他一面，还要他快点离开北京。

在此，我们已不难看到，英国政府几次三番要求在中国增辟口岸，却没有一次提到上海。

2

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一天，随着船长礼士一声命令：“起锚！”悠长的





吴淞口为黄浦江注入长江处，形势险要。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先后在吴淞口构筑炮台。但这些炮台却没能阻挡住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军入侵，遂导致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起被迫开埠。

1881年间的吴淞炮台。

汽笛声顿时在海边荡响。随即，停泊在码头边的一艘叫“阿美士德勋爵”号的巡洋舰，徐徐离开了澳门。当船长礼士趾高气扬发出开船令时，船上70多名水手中，很少有人知道此番远航真正指挥着这条巡洋舰的，并不是他们的船长，而是一个叫林赛的英国人。因为这次远航，除商务外，还负有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北上勘探、寻求新的通商地点的重任。应该说，作为政府行为，英国对上海这块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的钟情，正是在这时候开始进入序幕的。

年仅30岁的林赛踌躇满志，那时他已是东印度公司一名高级职员。站在甲板上，望着眼前的茫茫大海，他充满自信地既像对自己，又像对站在身边的一个人说，“这次我们决不会空手而回。”为了不至于空手而回，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胡夏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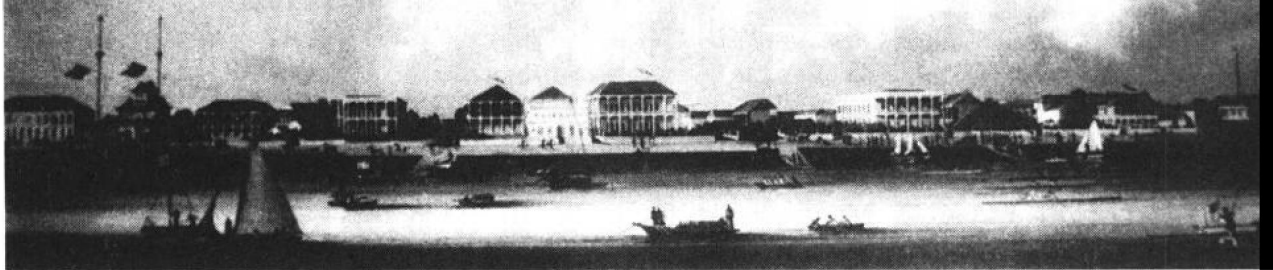
我们是个复数，林赛说我们，自然包括此刻站在他身边的副手。副手叫郭士立，是个中国通。此行他充任翻译及随船医生。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去年，郭士立曾有过一次乘坐中国商船从天津到广州的航行经历，并在那年8月20日在上海有过短暂停留，就是那次的短暂停留，上海一下子激活了郭士立的“灵感”，以至使他对上海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他看到了上海的地理位置与贸易发达的重要性，并认为上海是清政府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他的分析和判断，比起弗里德利奇·毕谷对上海的预感，深刻了许多。

东印度公司很看重这次“阿美士德”号巡洋舰远航，为了更有利于行使它的间谍使命，“阿美士德”号甚至破例不装载一箱鸦片，也就是说，宁愿放弃走私鸦片所能带来的巨额利润，也要确保这次任务的完成。在此附带提一笔，林赛同时也是一名鸦片贩子。

“阿美士德”号商船在进入中国海域后的可疑行迹，很快引起了清政府地方官员的怀疑，未几，接到报告的清政府下令，各地严禁“阿美士德”号商船入境，并不准与之贸易。

此时，“阿美士德”号巡洋舰已经抵达长江口外。对这一片水域而言，第一次出现了欧洲商船的影子。





1850年间的外滩黄浦江景致。这是一幅油画。右起第一幢建筑为英国领事馆，左起第二幢为中国的江海关。

中国方面的敌视，林赛很快就从几位中国渔民身上感觉到了。那天长江口外正好有一艘渔船经过，林赛命令“阿美士德”号巡洋舰靠上去后，郭士立立刻朝渔船上正在作业的中国渔民大声喊话，说只要他们为“阿美士德”号引航，他们将得到一笔丰厚的酬金。

渔船上一位满脸皱纹的老渔民竖着耳朵，总算听清了郭士立的话。于是就见他抬起头高声问道，“你们来干什么呀，我们请你们来了吗？”老渔民话音刚落，一旁的几个渔民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声激怒了林赛。“给我击沉它！”只见林赛像发疯一样叫道。渔民们听到林赛的喊声，这才意识到处境的危险，于是马上调转船头，赶紧朝吴淞口方向驶去。

看到渔船匆忙逃离，林赛和郭士立顿时相顾而笑。原来他们正是要利用这艘渔船在前面引航，将他们带进上海。就这一点说，“阿美士德”号巡洋舰的阴谋得逞了。

6月20日凌晨，“阿美士德”号巡洋舰在边尾随着中国渔船，边测量航道中，抵达吴淞口。接着，林赛和郭士立换乘上小艇，不顾吴淞炮台和中国兵船开炮警告，强行闯入了黄浦江。之后这艘强盗小艇一如一条幽灵，沿着黄浦江水域，一路向上游游去，中途几经停留，最后于黄昏时在小东门外的天后宫靠了岸。

当然，小艇一路进入，也并非毫无阻挡，比如在蒹葭浜，他们就曾遭到清政府派船堵截，严令立刻离开上海。只是这样的严令，根本不会让林赛当一回事，他甚至还振振有词地反过来警告阻拦他的官员：“我此行是向上海道台面递紧急公文，误了事你担待得起吗？”说罢，林赛狞笑着，命令小艇继续强行朝黄浦江深入。

3

有一点是确然的，那就是林赛要向上海道台面递紧急公文说的是实情。从天后宫上岸，来到熙来攘往的上海县城，接着林赛继续采取强行闯入的方法，相继面见了上海知县和上海道台。见面后，前者拒绝一切交谈，只是一味强行



将事先已准备好的所谓的“紧急公文”递交后者过目。

究竟是什么公文，要如此急切地让清政府统治下的上海官员阅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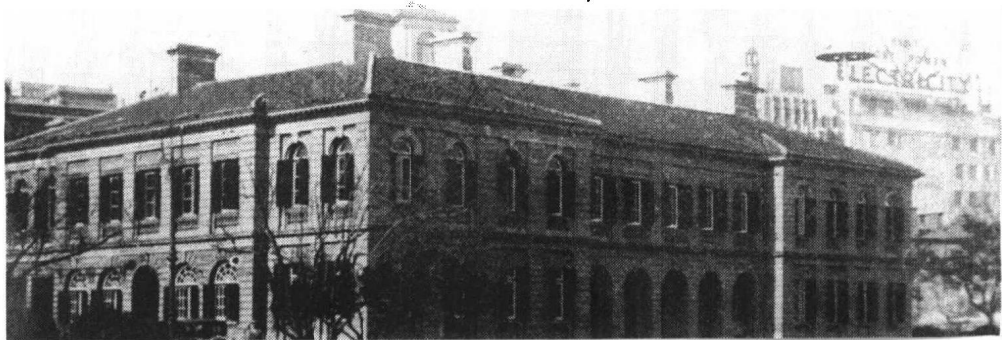
不知是上海官员的视力不好，还是阅读水准有限，总之，他们阅读得很慢。也好，那就让我们顺着他们的目光，索性也来看看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紧急公文吧——

“英吉利国船主胡夏米谨禀苏松太兵备道大人，转报上宪。现在大英国船已至此，并进口欲买卖。船装载洋布、大呢、羽毛等货。旧时大清与大英国贸易微少；但此百年间增加10倍，因此两国彼此获大益。向来每年小船七八只至贵国，如今每年大船七八十只到中国，带本国的货物来，买运贵国的茶叶3000万斤及湖丝等货，银几百万圆。又，贵国的船及上海县的货船，年年进我大英国属地方之埠头，受好款待。无奈其买卖大为赚钱。所以我本国之商见此，莫不以为彼此均有获利之道理，而希冀贸易于中国北方之埠头沿利。倘贵国的商，买我本国的货，我们买贵省的茶叶湖丝等货，则两下均受益。又加国之饷，增民之生计。商贾皆欲藏于县之市，又添两大国友道结交之义。此是彼此至重之事，是以我恭禀大人俯念以此事情，转报上宪；如可始创，贵省与本国生意始虽少微，亟添甚大，而开大利路于将来矣。禀赴大人台前，万望施行。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这份性质显属通商宣言的文本，将自己说得很委曲，此番前来欲求通商，是鉴于“贵国的船及上海县的货船，年年进我大英属地方之埠头，受好款待。”不仅如此，你们来英国做买卖还“……大为赚钱。所以我本国之商见此，莫不以为彼此均有获利之道理……”言下之意不言而喻：你们也要给我们好款待，让我们也有赚钱的机会。

我们注意到，这份别出心裁的文本，对罪恶的鸦片贸易绝口不提。殊不知正是通过鸦片，英国从中国攫取了大量财富。这才是一个天大的不平等交易呢！从此后几天林赛、郭士立等人的行踪分析，递交文本很可能是他们事先精心策划好的策略，他们相信上海官方不可能会很爽快地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答复，然后请他们尽快离开。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先是在呈文的接不接受，以及转呈两江总督问题上双方折腾了一阵；接着林赛等人又抓住上海道台在批文和言

坐落在外滩的英国领事馆，这是最早出现在上海的外国领事馆。此刻的阳光将整幢建筑一分为二，一半向阳，一半背阴，真像彼时英国人对待中国人的那张脸，一忽儿阳光灿烂，一忽儿阴云密布。



谈中称呼英国时用了“夷”字，认为这是侮辱，提出交涉，于是上海道台又不得不回函解释，一函不行再书一函。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然而就在这些天里，林赛、郭士立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此行还负有不可告人的间谍使命。大量侦探工作就在这过程中，既紧锣密鼓，又悄无声息地秘密进行着。正是通过这次侦察，林赛对上海产生了比此前所有西方人都更为透彻的认识。他的随员们，包括郭士立，已不止一遍听到他这样感叹，“简直不可思议，像上海这样重要的地方，以前怎么就没被注意呢？”

不仅如此，此时林赛还意识到，上海具有中国南北贸易中转站的地位，由于中国南方省份的商船一般不能越过长江北驶，这样，上海的地位足以使它可以垄断国内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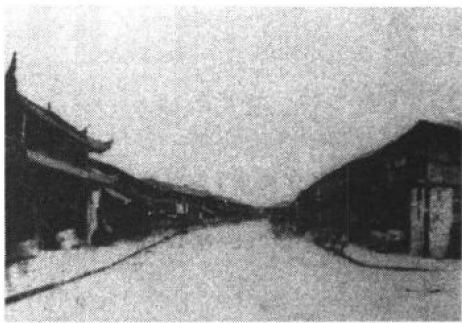
林赛等亲临上海实地的侦察，验证了弗里德利奇·毕谷在1756年对感觉中的上海的判断和预见。

林赛说的没被注意，是指没被谁注意呢？也许仅是不列颠帝国，也许除了大英帝国，还有其他。但不管怎么样，作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林赛对上海的钟情，实际上也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上海钟情的开始。只是当时大多数人还不会，也不可能知晓，掩隐在这种钟情后面的，却是血腥和劫掠。这就像彼时林赛、郭士立们在上海县城出现，上海县城的老百姓们看到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人脸带微笑地和他们打招呼时，决不会想到正是这几个西方人在上海的出现，不久会给他们带来一场灾难一样。

我们还记得“阿美士德”号巡洋舰船长礼士吗？当林赛他们在和上海官员办交涉时，他当然不会闲着，也许他比林赛他们来得更忙，更紧张，原来这段时间，他正倾全力于搞测绘，刺探吴淞口清军防备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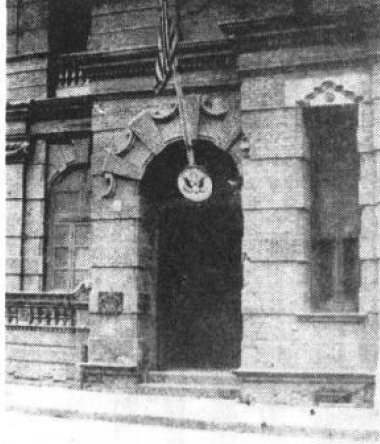
应该说，林赛们此行的收获是巨大的。这种收获既是政治的，更是军事的。林赛们既取得这样的双重收获，那么，夜郎自大的清政府离遭受重创，注定为期不远了。此时两个东西方国家的“利益”成反比，乃势所必然。

“阿美士德”号巡洋舰此行在上海共逗留了18天。无论是对英国，还是对清政府乃至对上海，这18天的意义或重要性都是非同寻常的。这一点，我们仅从林赛和郭士立回到广东后，分别向东印度公司当局提交的详尽报告中，便可



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今南京东路福建北路附近)，未免透出几许冷寂和凄凉。左第一幢房子为虹庙。





坐落在江西路248号的美国领事馆是一张颇有意思的照片，赫然占据整个画面中心的是一扇洞开的大门，但是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就像人们站在崖顶望不到深谷。这黑深深的门洞有时就给人以这样的感觉：迈进去，是不是会迈入一个陷阱？

察知。首先，两人一致认同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国内贸易的发达，以及上海一旦开放，对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意义。尤其是郭士立还提到，上海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忽视，实在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而对清政府来说，更致命的，是自己身上的痼疾已被林赛们一览无余地尽收眼底，那就是政府腐败、军备废弛、外交虚弱。“这样的人就是遍布帝国的满清官员：屈从招致侮慢，反抗和挑战会引出礼貌和友善的表白。”阅读这段出自林赛之口的文字，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他对大清帝国官员们的满脸不屑和鄙视。郭士立更在报告中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看来当我们坚决要求时，每一件事都成为事实，而当我们谦卑地请求时，那怕是最轻微的事情也遭到拒绝。”

有一点我们须注意，我们在了解林、郭两人在报告中提供的这些内容时，不要忽略了他们此行的间谍使命，我之所以一再提及这一点，是因为后来爆发的闻名世界的鸦片战争，直接启衅者固然是罪恶的鸦片，但促使英国政府开始下决心用武力向中国启衅，却与林赛们的此次来华，尤其是此次来华后提供的报告有着直接联系。正因为有了“阿美士德”号巡洋舰的此番来华，上海开始在英国资产阶级的视野里清晰起来，并使得他们日渐将钟情的目光，投射到了它的身上。

此时林赛显然已经看到，英国对欧陆的输出贸易，因了欧洲各国的严密抵制，已面临严重的障碍，在此情况下，他不由大声喊出：“英国为什么不可以向别人所未到过的地方去寻找出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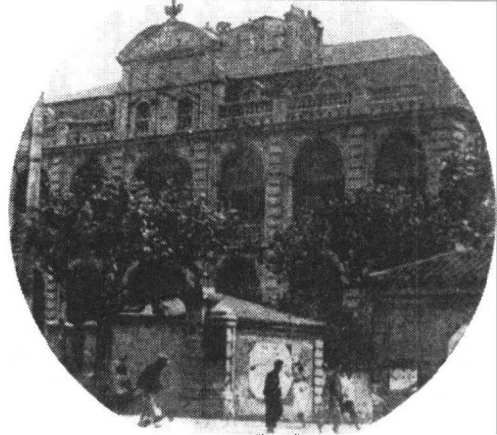
与其说这是某种暗示，不如说更是赤裸裸的建议。建议对中国进行武装入侵。

林赛指的这个“别人所未到过的地方”即是指的中国。而此时他对中国的乐观印象，更多的都是来自上海的启示。就这点说，林赛此番来华，确实称得上不辱使命。

4

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在向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提交的一





法国领事馆高大的梧桐树枝叶遮挡着领事馆里的门窗，平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以至人力车夫拉车经过时，都情不自禁地要侧脸望它一眼。

份建议中提出，要求中国开放的口岸应包括与茶、丝、棉布产地相近、并能畅销英国呢绒、布匹、羽纱的北纬29~32度之间的地区，这个范围就包括进了上海、宁波在内的长江口和杭州湾地区了。

也是在这一年，英国大鸦片商查顿不仅更具体提出增辟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商埠，还进一步完善了林赛于4年前拟定的对华作战计划。

而这时候，1840年——这个即将给被法兰西皇帝拿破仑称作“东方睡狮”的中国带来巨大创痛的年代，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该发生的终于发生了。

当“东方睡狮”在西方强盗入侵铁蹄的践踏下醒转过来时，已是满身疮痍。1841年，英军先后占领了厦门、定海、宁波等地。第二年上半年，又分别攻陷慈溪、攻入乍浦后，开始北上直取垂涎已久的“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长江门户——上海。

悲壮的海上之战很快揭开了帷幕，首当其冲的地方就是吴淞口！

此役中国出了几名直到今天仍为我们称颂不已的爱国将领，其最著名者是江南提督陈化成。在整个备战过程中，这位提督大人一直亲临第一线布防，不避风雨寒暑，住简陋的帐篷，与士兵同甘共苦。从福建调任上海的陈化成怎么也不会想到，关于进攻吴淞口，英国人早就作过侦察，甚至还采取了措施，因为他的不知，所以吴淞炮台的最后失守，他最后的牺牲，我才觉得更其悲壮。有一个事例颇能说明一切，战事发生前一天，英军曾以夜色作掩护，乘船进入长江口安放浮标，为第二天舰队进攻指示航向。最初英军曾担心这一行动被吴淞守军发觉，但这事还是发生了。只是被发现后的结果，连英军都大惑不解，只见吴淞守军发现他们在水面上摆弄这些东西后，竟然仅仅只是报以窃笑。显然，在吴淞守军看来，战事一触即发之际，敌人还在愚蠢地鼓捣这些拴船的小玩艺，不笑他们笑谁。

当战斗打响，眼看敌人的军舰步步深入，频频发炮，这时候吴淞守军要哭也来不及了。

上海应该记住这一天——1842年6月16日。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钦差大臣耆英同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同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场面。下图即是《南京条约》(抄本)的一部分。

吴淞口之役，中方死伤约 200 人，陈化成中弹牺牲。英方死伤约 20 人。这个十比一的数字出自英方统计，或许会有所夸大，但悬殊之势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上海这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次沦入了异国敌人之手。

这一年的 8 月 29 日，当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代表清政府，登上停泊在长江上的英舰“皋丽号”，与代表英国政府的全权公使璞鼎查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上签下字时，上海终于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强行搂入怀抱。

这是一种心怀叵测的钟情目的的到达，谁也无法逆料，在上海，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启端

站在黄浦江边一片毫不起眼的泥滩地上，这里不见人烟，只有苇草丛生。巴富尔被眼前这块地方深深吸引了，这片泥滩地地势开阔，既可出吴淞口溯长江深入中国内地，又可停泊商船、军舰，便利进出贸易。想到这里，巴富尔的眼睛都快发绿了，他在心里说，只要占据了这里，就等于扼住了上海的咽喉，加之距上海县城又不远，真是一块再理想不过的地方呵！



扼守着黄浦江口的吴淞炮台。

